

读/莎/楼/小/书



# 译事随笔

刘炳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YI SHI SUI BI

# 译 事 随 笔

刘炳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事随笔/刘炳善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读莎楼小书)

ISBN 978-7-81091-943-2

I. 译… II. 刘… III. 英语—文学—翻译—文集  
IV. I046-53 H315. 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546 号

责任编辑 卢志宇

责任校对 宋达华

封面设计 马 龙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 875

字 数 13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9. 8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1   | 小引                 |
| 3   | 我的第一本书——《英国文学简史》   |
| 9   | 英国随笔简论——《英国散文选》译后记 |
| 30  | 兰姆及其《伊利亚随笔》        |
| 51  | 维吉尼亚·吴尔夫的散文艺术      |
| 71  | 报刊散文家：阿狄生与斯梯尔      |
| 82  | 斯威夫特——英国的讽刺散文大师    |
| 103 | 浪漫派随笔作家：赫兹利特与利·亨特  |
| 120 | 乔治·吉辛与《四季随笔》       |
| 126 | 英国文学丛话（十一则）        |



- 144 英国散文与兰姆随笔翻译琐谈
- 152 关键在于文化修养和责任感  
——文学翻译漫笔
- 160 《译文》、《世界文学》和我自己  
——为《我看〈世界文学〉》征文而作
- 166 我译兰姆
- 172 兰姆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知音
- 182 谈谈文学翻译  
——1992年10月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学系的讲演
- 189 从翻译的角度看英国随笔  
——1992年10月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研究中心的讲演
- 200 生前的异端 死后的圣者  
——谈萧伯纳的历史名剧《圣女贞德》
- 213 才女的命运——艾米莉·勃朗特与萧红合论
- 240 《亨利五世》译本小引
- 244 《亨利八世》译本小引
- 247 永远做学生——我的求学之路(代后记)



## 小 引

近三十年来,我在英国文学这片园地里,尽自己微力,进行过一番耕耘。具体来说,编了一本教材和一部工具书,译了五六种作品,并且围绕这些编写和翻译活动写了一批长短短的文章。这些文章只是在不同情况下顺手写下的读书随笔或译事杂感,现在稍加排列分类,辑成这本小书,大致可以描画我这三十年的工作历程。近年到各地开会访问,常会碰到喜爱英国文学的青年教师、同学的热情招呼 and 友好接待,谈起来,原来都是我编的《英国文学简史》的使用者和我译的英国散文的爱读者。这自然使我感到高兴:多年的心血劳动总算没有白费,我的书本来都是为他们写的、



译的。同时,这也激励我决心继续为我国的青年同学和读者写书、译书。这本小书是我对过去三十年的一种回顾和小结,也不妨当做自己在新世纪工作的一个起点吧!

刘炳善

2009年2月于开封



## 我的第一本书—— 《英国文学简史》

我原先并没有想过要编写一本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简史》一书的编写是个人生活、学习、工作的道路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

我上初中时开始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自觉地向文学方面努力学习。不过那时候我爱好的是鲁迅和俄罗斯文学。1946年在重庆沙坪坝上大学，学习方向转到英文。沙坪坝地处嘉陵江边，水光山色，与人相亲，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大学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坐在江边的石栏上细读英文的《金库诗选》、《彭斯歌谣》和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渐渐走进了英国文学的花园。我也尝试用英文作文，并把自己喜欢的英国散文译成





中文。当时我们所用的英国文学史教材是美国学者奈尔逊和桑代克编的。此外，日籍爱尔兰作家小泉八云有关英国文学的论著，因为英文写得浅显生动，也为我所爱读。美国学者梅西所著《世界文学史话》，当时只读到中文译本，其插图非常吸引人。我国范存忠教授的《英语学习讲座》中引述了许多英、法、俄等国文学家的写作经验，在我从单纯的英语学习转向英国文学的学习方面，起到了“渡船”的作用。特别是他书里讲的康拉德刻苦学习英文、成为英国小说家的故事，鼓舞着我也想学习用英文写作。这种努力在解放初期结下了一个小果——我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逮捕》在布拉格《世界学生新闻》发表并获得该刊1952年征文比赛一等奖。当时我二十多岁，记性好，模仿力强，读英文书能记住、“套用”，所以作文写得快。当然，用外文写作，谈何容易？而且，在50年代英文被当做“帝国主义语言”，没有出路，我改了行，搞了三年戏剧工作。

1957年我调到河南大学外语系，领导给我的任务是准备并进行英国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钻研原著、广泛阅读种种有关书籍并且着手编出自己的讲义。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脑筋好，读书快，对英国文学有强烈的兴趣。这一任务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愉快。我沉醉于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以至菲尔丁的英文原著之中，搜集马克思主



义作家有关英国文学的评论，再次重读了小泉八云、梅西的著作并读了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书，并陆续写下了笔记和卡片。但由于反右扩大化，1958年我被错划“右派”。开始，我对备课工作仍尽力坚持，在劳动间隙读英国文学作品——譬如说，当我看菜园时，我带着《牛津英文散文选粹》去看，因为那些散文自成片断，随时可读可停。用这种办法我把这部书读了一大半。但是，改造场所终非钻研文学之地，而且三年困难时期也来临了。生活本身是严峻的。每天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到夜晚十点，整个为沉重的劳动和刻骨的检查占去——英国文学在我的生活中被挤掉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人在苦难之中往往会想起俄罗斯文学。因此，每天的疲劳和痛苦之后，我在深夜里读起了英文版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它们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我改造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1964年领导又命我重新准备英国文学史，我那时精力还好，继续钻研原著、搜集阅读有关史料和评论，并对所读的书籍写了两大本笔记——即资料长编。笔记刚刚写完，英国文学课程停开，遂弃置一旁。1966年“文革”开始，我进入“牛棚”，中外文学书全被抄走。两本笔记因为不

起眼,幸未被抄(如果抄走,我再也没有力量读那么多书、积累那么多资料了),一直放在书架上。

“文革”结束,1978年教育部恢复大学英美文学课程。我再次受命准备英国文学史课,因当时我国尚无现成教材,我又想起我这两本笔记。1978~1979年间,在此笔记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自己要用的英国文学史讲义,油印成上、下两册,一部分讲义与兄弟院校交流。当时只把它作自编自用教材。不料有些兄弟院校来信表示热情欢迎。教育部外语处发现这部讲义,于1979年底召开审稿会议,全国21所院校代表参加,决定先在地方院校试用。1980年,对讲义初步修订,铅印内部发行,14 000册在两个月内一销而空。1981年春,对全书大加修改,并经上海外国语学院陆佩弦教授校订,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作为全国大学春季教材,每年重印,累计印数已达15万多册;1993年,由我个人进行全面修改、增补,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新修订版,并经国家教委批准用作大学本科教材,继续连年重印,为全国兄弟院校所采用。由于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很快,我准备在适当时机再作一次较大增订,以应21世纪教学之需。

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我始终遵循这么一条原则:根据我国一般大学生的英语程度和学习需要,接受前人研究成果,按照



自己的编书体例，对资料进行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加以选择、摘录、编排、改写。全书大致贯穿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主线，内容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形式图文并茂——这是编书的宗旨。

这是一部通俗入门教材。但编写入门教材也自有甜酸苦辣。我最高兴的是：这本书从它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了大学生和青年读者们的欢迎——这从他们从天南海北给我寄来的热情来信可以得到证明。

我同样高兴的是：五十多年来我对文学的热爱，总算结出了一个小小的果实。而且，我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于鲁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学习，甚至包括我小时候对美术的喜爱和我 50 年代的一段戏剧工作经历——这一切都凝结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这本小书的内容和形式各个方面。因此，我说，这本小书是我的人生路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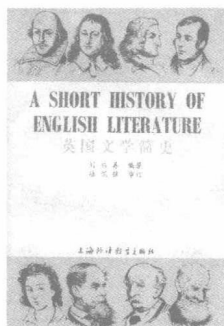


图2



图4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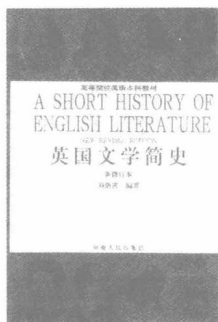


图3

图1 《英国文学简史》1980年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内部发行版

图2 《英国文学简史》1981年上海外教版

图3 《英国文学简史》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修订本

图4 《英国文学简史》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修订本



## 英国随笔简论

——《英国散文选》\* 译后记

这本小书,以随笔为主,选录了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的 15 位英国作家的部分散文作品。译事既竟,谨将英国随笔的发展概貌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作一说明。

—

随笔(the essay,过去曾用译名“小品文”),是散文(prose)的一种。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散文的发展常常是在诗歌之后,而随笔在各类散文中更要晚出。近代西欧的随笔是在文艺

---

\* 《英国散文选》(英汉对照注释本)上、下二册,1985~1986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复兴运动中诞生的,代表作就是法国蒙田的《随笔》(*Essais*, 1580~1595)一书。英国随笔的发展略晚于法国,事实上,是以蒙田《随笔》的最初英译本(John Florio's translation of Montaigne's *Essays*, 1603)为其滥觞。因此,随笔在英国开初可以说是外来品,可是一旦移植到了英国,那块土地似乎特别适于这一株花木的生长,在三四百年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非常富于英国民族特色的一种散文形式。

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 58 篇《随笔》(Francis Bacon: *Essays*, 1597~1625)。但培根的随笔是哲理性的,和蒙田随笔中富于个人风趣的亲切笔调不同。蒙田的随笔传统到了 17 世纪在英国才有较大的发展。伯顿的《忧郁的剖析》(Robert Burton: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和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观》(Thomas Browne: *Religio Medici*, 1643)虽是两部长篇散文著作,但它们那杂学旁搜的内容、兼容并包的观点,随作者兴之所至而漫谈的笔调却为随笔的发展开辟了先河,无怪乎后来的不少随笔作家都以这两部 17 世纪的“奇书”为其“枕中之秘”,就好像我国的《世说新语》对后代笔记小品的影响一样。在 17 世纪还出现了两本模仿蒙田的作品,那就是考莱的《随笔集》(Abraham Cowley: *Essays in Verse and Prose*, 1668)和邓普尔的《杂谈集》(William Temple: *Miscellanea*,



1680~1701)。但英国随笔的真正大发展却是在 18 世纪。当时文人办期刊蔚然成风。譬如说,大家熟知的笛福,在他 60 岁写《鲁宾逊漂流记》之前,早就是办刊物的老手,而且是英国头一份期刊《评论报》(*Review*, 1704~1713)的主笔。此外,斯威夫特办过《检察者》(*The Examiner*, 1710~1711),斯梯尔和阿狄生办过《闲话报》(*The Tatler*, 1709~1711)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 1711~1712; 1714),约翰逊博士办过《漫游者》(*The Rambler*, 1750~1752),后来哥尔斯密也办过短期的小刊物《蜜蜂》(*The Bee*, 1759)。由于刊物的需要,随笔这一形式得到广泛的应用,作家用它来立论、抒情、写人、叙事,把随笔开拓成为一种贯穿着作者的活泼个性的非常灵活、非常吸引读者的文学体裁。评论者往往把 18 世纪以后的这种英国随笔叫做“familiar essays”(漫笔,小品文,随笔)。

到了 19 世纪,随笔散文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随笔作家,如兰姆、赫兹利特、德·昆西、利·亨特等。英国随笔到 19 世纪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题材扩展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作者的个性色彩也更为浓厚,名篇佳作甚多。承上述诸名家的余绪,斯蒂文森在 19 世纪之末再次振兴随笔创作,是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者。在斯蒂文森之后,随笔在 20 世纪初期又繁荣了相当一段时间,出现一批





作家,如契斯透顿(G. K. Chesterton),贝洛克(H. Belloc),皮尔滂(Max Beerbohm),美纳尔(Alice Meynell),鲁卡斯(E. V. Lucas),林德(R. Lynd),米尔恩(A. A. Milne)等等。直到30年代以来,据说由于期刊减少,报纸版面紧张,随笔中亲切漫谈的优点已被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所取代,因而随笔这种文学体裁颇有衰落之势。(参见 Ifor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P346)虽然如此,随笔这一具有三四百年历史传统的英国文学样式,是不会一下子销声匿迹的,作者仍然时有出现,譬如说,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和维吉尼亚·吴尔夫就写过不少随笔作品。英国随笔的前途究竟如何,还需要看今后的事实如何发展才能断定。



比起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的长诗、菲尔丁和狄更斯的小说这些鸿篇巨制,英国随笔不过是小品文字。然而,“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从历史角度来说,英国随笔的发展乃是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觉醒、思想启蒙运动等等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从社会条件来说,它是时代思潮激荡、报刊发达、读者需要的结果;从文学本身来说,它又是一个国家散文艺

